·追寻安徽文明之光·

旧石器时代
“安徽人”是什么模样？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天问》里中国人最早的寻根之问，与我们今日对历史追溯一脉相承——追寻文明源头和流变，为了勾画中华文明的“家谱”。“安徽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其起源、融合、发展、流变，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质、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徽风皖韵的整体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繁昌人字洞早期人类活动遗址，将中国古人类生存时间推到了距今200多万年前。含山凌家滩，出现了中国史前制玉的第一个高峰，是探索多元一体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节点。夏商周时期，安徽大地上古国文明多边崛起、此起彼伏、交相辉映……今起，本报推出系列报道《追寻安徽文明之光》，展现江淮大地的文明演进，体现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

华龙洞遗址出土的石制品。（资料图片）

繁昌人字洞第十次考古发掘现场。
本报通讯员 俞乃思 摄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晋文婧

人类在这片大地上的登场，姗姗来迟却浓墨重彩。

诞生、进化、发展，人类前行的脚步一刻也不曾停歇。由古猿演变为能人，到直立人，再到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人类在距今大约4万年前进化为现代人。在我国境内，距今约170万年的云南“元谋人”、距今80万年的陕西“蓝田人”、距今70万年至25万年的“北京人”，都是人类遗址版图上的重要标记。

那么，在距今百万年至1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安徽人”是什么模样，安徽人的远古家园在哪儿？

寻找人字洞里的“人”

——目前在繁昌人字洞早期人类活动遗址，已发掘出完整的动物骨骼化石以及古人类使用过的石器工具。作为目前中国境内已知时代最早的古人类遗存，人字洞将中国古人类生存的时间推到了距今200多万年前

长江南岸，郁郁葱葱。

今年5月，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以及芜湖市繁昌区文物保护中心的专家们，对位于芜湖繁昌的人字洞遗址进行第十次考古发掘，他们所要探索的世界，是200多万年前的“江南”。

人字洞遗址位于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西北约1.5公里的癞痢山上，是一处洞穴堆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位普通人，首先与之发生了“心灵感应”。采石工人盛宏江1984年在癞痢山进行采石作业时发现3块化石后，寄送给中国科学院，经鉴定为更新世的犀牛牙齿。1998年5月，国家“九五”攀登专项“早期人类起源及其环境背景研究”项目启动，中国科学院安徽课题组于1998年5月在繁昌发现了人字洞史前文化遗址。

来自远古的回响，让人念念不忘。1998年至2005年以及2020年至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博物院、芜湖市繁昌区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通力合作，对该遗址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系统发掘，已故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张森水确认了远古人类加工、使用过的石制品上百件以及有人工打击痕迹的骨制品数十件。

这些文化遗物古老、简单、质朴，表明当时的古人类已经能够利用铁矿石等原料来制作简单的石制品，并以动物下颌骨、肢骨和牙齿为毛坯制作骨器。与文化遗物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数千件、近百种且保存完整。生物地层学和磁性地层学的综合研究成果表明，人字洞遗址的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早期(距今约256万年至220万年)。

现在，业内普遍认为，繁昌人字洞遗址是目前中国境内已知时代最早的古人类遗存，将中国古人类生存的时间推到了距今200多万年前，对探讨东亚人类起源、早期人类扩散、生存方式及早期人类演化的环境背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人字洞遗址在旧石器考古学和第四纪地质学、古生物学上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是20世纪中国史前文化领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在第十次考古发掘后，人字洞完整的象类骨骼化石呈现在世人面前，为中华乳齿象完整骨骼的装架提供了可靠的动物考古学证据。迄今，人字洞遗址还保留着富含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文化遗存的堆积尚待发掘。

回到最初的疑问：何时能够发现人字洞里的古人类化石？谜底尚未揭晓，但“动物化石与石器工具已然形成考古逻辑关系”。

负责第十次考古发掘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王元博士和前辈学者们一样，正在以科学方法和不懈努力，验证这一逻辑关系。“下一步主要目标是发掘古人类化石，我们希望在这片长江中下游的宝地，科学探寻百万年来亚欧大陆人类的起源和演化史。”王元说。

东至华龙洞，诞生了东亚地区最早“准现代人”

——华龙洞遗址是继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之后，在中国发现的出土古人类化石最为丰富的综合性古人类遗址，为研究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境内晚期直立人向智人持续演化与扩散提供了科学依据

东至县尧渡镇汪村庞汪组，北枕浩浩长江，南临绵绵山峦，青山绿水、景色秀丽。2004年，村民庞金木挖地修羊圈时，发现泥土中有些石头像是动物的骨头。曾做根雕的他，有一点文物知识，随后便向东至县文物管理所报告了这一情况。正是庞金木这一无意之举，开启了华龙洞古人类遗址考古的序幕。

经过数次考古发掘，华龙洞出土了丰富的古人类化石、石器以及大量人工骨片和20多种脊椎动物化石。2015年，令考古工作者惊喜的是，华龙洞出土了1件保存有眼眶和部分面部的头骨。当时，头骨包裹在胶结中，已经暴露出来的部分包括几乎完整的眼眶部分、大部分额骨和部分面骨。经过分析，头骨属于30万年前的古人类。

2021年，中外合作团队对头骨进行了面貌复原，展示了华龙洞古人类的容貌。华龙洞古人类具有一些东亚更新世中期直立人面部特征，包括眶上圆枕、眶上结节等，但这些特征的表现程度比周口店等直立人明显较弱。一些常见于更新世中期直立人及古老型人类的面部特征，例如鼻骨宽阔、低矮的上面部、明显的突颌等在华龙洞头骨上表现微弱，甚至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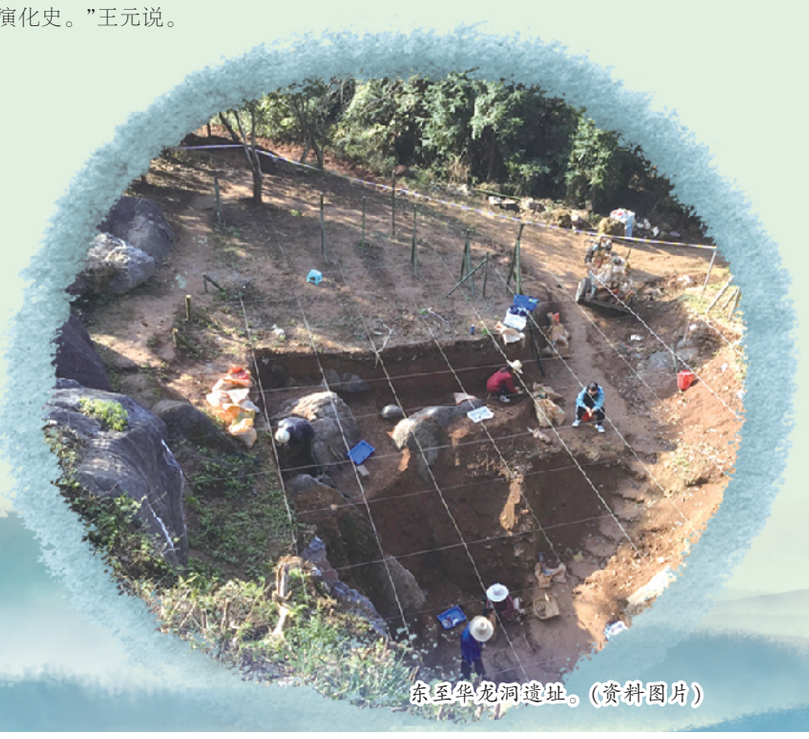
相比之下，华龙洞古人类多数面部特征与早期现代人以及现代人类表现相似，包括浅的眶上沟、凹陷的眉间区、深的泪腺窝等。它的面部比较扁平，也与东亚地区现代人更相似，而与面部向前倾斜的更新世中期直立人明显不同。此外，位于硬腭部的门齿孔开口在华龙洞头骨上非常靠前。位置靠前的门齿孔是早期现代人及现代人类的典型特征，与之相对，周口店等直立人门齿孔位置非常靠后。

专家根据华龙洞头骨30万年前的年代数据、在头骨上呈现的大量现代人特征以及面貌复原所展现的现代人容貌，认为这件头骨代表着东亚地区最早的现代人面部骨骼形态及容貌。这也提示，30万年前生存在华龙洞的人群代表着东亚地区最早的准现代人。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省先后发现了和县和巢县两个古人类遗址，但都没有发现古文化遗物，华龙洞遗址是安徽省继和县直立人、巢县智人遗址之后发现的第3处古人类遗址，也是继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之后在中国发现的出土古人类化石最为丰富的综合性古人类遗址，包含石制品、骨制品等古人类生存活动证据，以及大量动物化石。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叶润清说：“华龙洞古人类填补了和县晚期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巢县智人’之间关键环节的空白。”

安徽境内多处古人类活动遗址和古人类骨骼化石的发现，为研究人类的起源和发展，南北方古人类的共性和异性，古地理、古气候、古地质环境，以及中华民族的文化渊源、长江阶地的发育史，提供了实物依据和线索。揭开百万年前“安徽人”的神秘面纱，他们的身后，是一个有山地、森林、河流、沼泽、草地的古生态环境，是一个美妙的远古世界。

他们和他们的家园，也在此后漫长的进化发展中迎来了文明的曙光。我们的视野也将从百万年人类史进入一万年文化史。



东至华龙洞遗址。（资料图片）

更多内容 扫码阅读

『提升安徽文化整体影响力』大家谈

交融与进取，是安徽历史文化进程的关键词

徐彬

因为历史发展的时序不同，加之淮河、长江、新安江在安徽形成的天然地域分隔，安徽历史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具有个性的徽州文化、皖江文化、淮河文化，但将其置于安徽文化共同体内，放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大局中，超越地域和时序界线来看，安徽历史文化有其内在的精神内核。

安徽历史文化起源早，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据考古发掘，繁昌人字洞在距今约200万年至240万年前就有古人类活动，是欧亚最早的古人类活动遗址。随后，以和县猿人为代表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以含山凌家滩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遗存，表明安徽历史文化在远古就具有良好的地域发展优势。同时，安徽历史文化从未间断，始终与中国历史进程保持着同步。自夏商周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后，在每一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都表现出时代共性，也书写了安徽历史文化的个性。安徽历史文化的发展是伴随着经济、政治南移而进行的，体现的是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之间持续的融合，与中华文脉延续性相一致。因此，安徽历史文化表现出生生不息、阶段相承、赓续不绝的完整文化链。

在形成文化链的过程中，安徽文化体现出南北交融、古今辉映的特征。

从地理位置看，安徽既是中国南北交流的通道，也是吴头楚尾的东西要冲。安徽历史文化从一开始就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周边文化，特别是中国历史上三次南北文化碰撞交锋的“锋面”都在安徽境内。安徽既是中国历史文化由北向南的过渡区，也是中国南北文化的融合区。以徽州文化为例，徽州文化在第二次南北文化碰撞中经历了中原文化与山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第三次大规模南北文化碰撞中经历了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推动了徽州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受此影响，朱子之学产生，更是体现了这种碰撞的巨大影响。同时，安徽历史文化与周边文化包容共生，表现出多姿的色彩。安徽历史文化在保留了北方文化因子和南方文化特色的同时，形成了和谐共生的区域性亚文化，淮河文化与齐鲁文化有关、皖江文化与中原文化关联，而徽州文化则与吴越文化关系密切。安徽历史文化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境内儒释道文化共同存在，哲学、文学、艺术、医学、建筑等文化共同繁荣，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革命文化交相辉映。

安徽历史文化在其历史进程中，始终表现出强大的创新力。

安徽历史文化具有原始创新力。儒释道三家传统文化在安徽境内都得到了创新发展，淮河流域孕育了道家文化，佛教在九华山得到了重大发展，儒家文化在徽州实现了质的飞越。安徽历史文化具有不畏艰险的开创精神，从大禹治水到中国最早的大型灌溉工程——芍陂的兴修，体现了在艰难环境中的开创精神。红色文化中的大别山精神、渡江精神、小岗精神更体现了民族安危时的创新精神。安徽历史文化强调勇于进取的实干精神，作为农耕文化的代表，芍陂的兴修、万春圩的修建，《王祯农书》《农桑辑要》的编撰，显示了古代农业科技的创新。华佗医术的传承、新安医学的兴盛，显示了医学领域的实干进取。

在不同历史时期，安徽历史文化取得过许多典型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和影响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如先秦时期老庄思想的传播，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促进了道家学派的形成；朱熹的学术成就，标志着理学的集大成，使儒家思想的发展达到了高峰；从新安理学的繁荣到太谷学派的兴起和皖派经学的产生，昭示了安徽历史文化求变的风格；从三曹的建安文学到唐代宣城、池州诗人群体的兴起，再到桐城文派的创立，安徽历史文化在文学领域卓然而立；徽商“贾而好儒”，成为执商界翘楚的商帮，诠释了文化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的价值；到了近代，当传统文化进入艰难转型时，新文化运动在安徽发轫，又引领中国文化向新的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科研处）